

洞神部玉訣類

道德真經義解

經名：道德真經義解。宋李嘉謀撰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版本：《道藏舉要》第一類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

息齋道人解

道經上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常者，不變之謂也。物有變而道無變，物之變，至於念念遷謝。俯仰之間，未嘗少停。至所謂道，則無始無終，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。是之謂常。常之為道，不可行而至，亦不可名而得。使其可行，即非常道。使其可名，即非常名。自未始有天地，而真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，故無名為天地之始。及天地既判，高下之名生，萬物自是而滋，故可以名者，物之母也。聖人體真常之道，以出入於有無之間，故妙者大道也、無也，徼者小道也、有也。吾欲觀其妙，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。吾欲觀其徼，則與徼同出而游於有。妙即徼，徼即妙，有即空，空即有。其本同，其末異。故同謂之玄。不獨此也，至於玄之又玄，即能使眾徼之間，無非眾妙，是謂眾妙之門，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間，無煉澤而皆妙也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惟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《老子》五千言，上可以通於妙，下可以通於徼。以之求道則道得，以之治國則國治，以之修身則身安。其言常通於是三者，此其所以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者歟。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，孰為美、孰為惡、孰為善、孰為不善，及有生既立，形名遂分，人皆知美之為美，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，人皆知善之為善，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。蓋天下之物，未有無對者。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，有其一未有無其二。聖人知之，必立於物之先，順物自然。為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不取善，不捨惡，未嘗執一，未嘗不一，終日為未嘗為，終日言未嘗言

，是以萬物並作，吾從而與之作。作而不辭，萬物並生，吾從而與之生。生而不有，方其有為，非我之為，順物而已，故為而不恃# 1。及其有功，非我之功，應物而已，故功成而不居。由其不居於末，而居於先，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，是以物不能去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有矜有伐，即為尚賢。有愛有取，即為貴難得之貨。有見有色，即為可欲。以一身言之，心為君，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為民。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者。我以矜伐先民，則民各矜其能，矜而不已，則其勢必至於爭。我以愛取先民，民各取其取，取而不休，則其極必至於盜。我以可欲為心，責得不止，凡有見於前、動於目，無不欲得，則其極必至於亂。是以聖人虛其心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實其腹。夫心與志，人之道也。骨與腹，天之道也。聖人天而不人，眾人而不天。所謂天而不人者，心猶腹也，志猶骨也。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，屬耿而已。蓋易足者腹，難足者心。聖人在天者，其實如腹，其堅如骨，莫知所以實而實，莫知所以堅而堅。既實且堅，則心不期虛而虛，志不期弱而弱矣。眾人則不然，一於人而不天，故爭奪取與，心志內強，心狂則責，愈取而愈不足，是腹未嘗實也。志滿則怠，怠則不足與有然，是骨未嘗強也。聖人內守既明，外不足以動內，是使民無知無欲也。夫有知則必雜，有思則必邪，物之所不能免。聖人知不雜、思不邪。我能知，知知不能為主，是謂知者不為。所知既真，所為不亂，故知亦無知，為亦無為。以此施之國、施之身，則無不治。

道沖章第四

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沖虛而妙，迫而取之，若不可得。故曰或不盈。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，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，故曰似萬物之宗。古之學道者，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。挫其銳者，不必為也，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。解其紛者，無不為也，未嘗取善而為美。和其光者，不取善也，未嘗惡惡以為非。同其塵者，不捨惡也，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，故似或存。吾不知其始，故不知誰之子。吾不知其先，故象帝之先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

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大仁不親，雖若不親，而其仁無不徧，小仁親親，雖若親親，而其仁有不徧矣。故天地之於萬物，聖人之於百姓，初非物物而親，人人而愛，如已祭之葛狗，若用非用，若棄非棄，若貴非貴，若賤非賤，其視物如葛狗，其自視如橐籥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橐籥不自知其生風，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，故愈動而愈無窮。儻必欲以仁親物，則仁必不徧。儻不以虛應物，則應必不周。今以言求言，尚將恐竭，而況欲以一身觀萬物哉？不若中虛內守，時然後言，吾不知其言，故言滿天下無口過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神藏於體，猶山之藏谷，故曰谷神虛以實為體，實以虛為用。谷神無體，寓於有體而不死者，猶其致養於玄牝也。玄者，天也，於人為鼻。牝者，地也，於人為口。鼻以虛而納天炁，口以虛而食地精。故玄牝之門出入精炁，人之所以不死者，以其根本天地也。若能知其節制，因其自然，以不用用之，常使綿綿若存，猶谷之虛，則神動天隨，無不應也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天施地生，施生之道在天地，未嘗一日捨田，其施物不已，其生物不測。天未嘗愛其施，地未嘗息其生，是之謂不自生。由其不自生，萬物恃之以生，故能長生。聖人亦然。知此心不變不壞，浩然與天地同流，故於此身無可愛者。一心之運，知無不為，舉措之間無非善利，猶其所得，以非身為身，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。是謂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人所以不能成物者，以其自私也，我無自私，故能成人之私。物得其私，我得其得，是謂兩得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上善利物，不擇處所，苟有物，吾斯從之，故其善若水。上而雨露，下而江河，不擇地而處，不擇物而施，雖汙穢之所，無所不周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于道。聖人之利物亦然。居不擇方，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，故所蘊為善淵。施不擇物，故所與為善仁。口無擇言，故所言為善信。循理而行，行無不正，故其正為善治。無心於事，事無不成，故其事為善能。未嘗有動，動必中節，故其動為善時。蓋眾人所趨，聖人之所棄，聖人之所有，眾人之所無，未嘗與物同途。故我未嘗有爭於人，而人亦無尤於我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知其盈而持之，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。知其銳而揣之，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。知盈而持，銳而揣，已為不善，而況盈而不持、銳而不揣者乎？盈而益貪，銳而益驕，金玉滿堂，不知其止，富貴而驕，未能驕物，先喪己心，是為自遺其咎。四時之運，功成者退，天道猶此，況於人乎？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洞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為玄德。

載者，初也。營者，造也。魂者，人之陽。魄者，人之陰。自初造魄抱魂於魄，能使魂魄相抱、一而不離乎？嬰兒者，陽氣未散，內和以柔，非嬰兒之能，然乃專氣之效，不期致而致之，故專氣致和，一而不雜，能如兒子乎？超然玄覽，非不善也，然此心未忘，則不足以語道，故能滌除玄覽，使之無疵乎？以愛愛民，愛始不周。以事治國，國始不治。清靜臨民，民將自化。故曰能無為乎？陽動而開，陰靜而闔，一開一闔，變化所出，然動而不已必窮，動以而闔，守靜養動，故曰能為雌乎？內外明白，中心洞然，雖不涉事為，猶然為靜塵所累，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，故曰能無知乎？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，畜之若子孫，然生而不取以為有，為而不恃以為功，長而不自以為主，非體玄德不能矣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身為有，神為無，神藏於身，以虛用實。故耳非虛不聞，目非虛不見，鼻非虛不嗅，口非虛不納，身非虛不觸。故利雖在實，用則在虛。如三十輻以為轂，非虛則轂無以運，埏埴以為器，非虛則器無以容，鑿戶牖以為室，非虛則室無以明。耳目鼻口集而成身，然五官非虛不用，神非虛不舍。虛之為用，大矣哉。

五色令人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目能視色，然目以色盲。耳能聽音，然耳以音聾。口能嘗味，然口以味亡。田獵馳騁，取貨無厭，皆由心能取而生，然亦由能取而喪。蓋神藏於內，而

耳目心口分神之用，為視為聽為嘗為知，若視不出色，是以色奪視也，聽不出聲，是以聲奪聽也，嘗止於味，是以味奪口也，心止於取，是以取奪心也。四者奪於物，則目猶盲也，耳猶聾也，口猶爽也，心猶狂也。曷若返而求之，使見不以色，見見為目，聞不以聲，聞聞為耳，嘗不以味，嘗嘗為口，知不以心，知知為心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腹者，受而不取，納而不留，易足以無情，非如目之無厭，愈見而愈不足也。目馳於外，腹止於內，聖人專內而忘外，故去彼取此。

寵辱若驚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辱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則可寄於天下，愛以身為天下者，乃可託於天下。

何謂寵辱若驚，《中庸》曰：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。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。夫寵與辱，皆非吾素，得寵若驚，恐其辱之將至也。失辱若驚，恐其寵之方來也。故畏寵如畏辱，得寵如得辱。故曰辱為下。知其皆自外來也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《孟子》曰：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，國常亡。然患者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則又何患？身未可無患，其不患則大患，必有患未可免，患其可免，則吾身不亡。惟貴大患如貴吾身，然後可以免患。不獨此也，故貴天下如貴吾身，然後可以寄天下，愛天下如愛吾身，然後可以託天下。蓋以大患為身患，然後可以保身，以天下之患為身患，然後可以保國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。聽之不聞，名曰希。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為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視之不見，不可以色求也。聽之不聞，不可以聲取也。搏之不得，不可以形索也。既不為色、形、器之所囿，則所謂元明者，乃一精明耳。方其未散，混而為一，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。故曰其上不皦。雖不可謂明，亦不可謂不明，故曰其下不昧。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，故曰繩繩不可名。雖歸於無物，不可謂之無物，故曰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恍惚。恍惚者，出入變化不主，故曰常之謂也。其來無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。其去無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試執古道以御今有，則今猶古也，以今之猶古，則知古之猶今，是謂道紀。道紀者，無去來古今之謂也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客，渙兮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朴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。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士之微妙玄通者，其遇物若冬涉川，不果於行也。若畏四鄰，不果於知也。儼若客，不自以為主也。渙若冰釋，不自以為固也。敦兮若朴，不自以為文也。曠兮若谷，不自以為實也。渾兮若濁，不自以為清也。人見其似濁矣，靜而觀之，久則徐清。人見其安於不為矣，動而試之，則徐生。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，養動於靜，故常清常動，而未嘗盈，言其得所養也。惟其得所養，故能以弊為新，以常為變。若以新為新，則其成不終曰而竭矣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虛者道之極，靜者道之始，故於靜言守，於虛曰極。蓋言學道者，篤於守靜以為本，極於至虛以為成，方萬物並作，吾不與之俱作，而徐觀其復。所謂復者，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。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，地堅水濕，風動火煖，相合為身，方其芸芸，馳驅四大，與物皆遷，不知其復也。及風火既離，地水漸壞，則此覺知依何而住。乃知此覺外緣既散，止歸自心。心為身根，由有妄想，養成客慧，故有塵勞，不能自靜。妄想既除，客慧自息。吾之心體本自湛然，是為歸根。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。命者，吾之天也。既識其天，則不變不異，知其不變，是之謂常。人之所以妄作者，蓋由客慧流轉，不知自心流轉不停，而生禍害。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客慧，不取流轉，識之常常，是之謂明。內體至常，譬如虛空不拒群相，如是則容，物物自容，非去非取，如是則公，公則王，王則天，天則道，道則久，愈久而愈尊，愈大而愈光明。故沒身不殆。夫自歸根至復命，非守靜者不見，至若自容至久，則非虛極者不能。此首章所以先言之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，其次親之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上德下知有之，而不能識之，其次親之譽之，則識之矣。其次親譽不足，則從而畏之。其次畏之不足，則又從而侮之矣。蓋不親即畏，不畏則侮，自然之道。夫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，非必下之過也。由信不足於上，故使之疑於下，而不足怪。聖人自信既篤，猶兮不言。及其事成功立，百姓莫知其所以致

之，雖欲不信之有，不可得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我# 2。智惠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道散則降而生非，偽勝則反而貴道。降者道之微，而反者衰之極也。方道之未散，仁義潛乎其中，不可分別指數。及其煦煦為仁，而人以煦煦懷其仁，孑孑為義，而人以孑孑懷其義。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，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？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，切七義而行之，則偽自此滋，亂自此始，是之謂降而生非。及其末流，人偽既多，無非非者，群非之中，稍有自異於是，從而貴之。故六親不和，然後知有慈孝，家國昏亂，然後知有忠臣，是謂反而貴道。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，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，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屬，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聖者不自以為聖，智者不自以為智，使聖智而可絕，皆非聖智也。七者不自以為仁，義者不自以為義，使七義而可絕，皆非仁義也。大巧不見其巧，大利不見其利，使巧利可絕，皆非巧利也。聖人用其實，不取其文，故其見於外者，無其形，眾人竊其似，以亂其真，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。無其形者利物，而物不知，有所屬者，徒足以亂天下而已。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，故欲絕其本原，以救末流之弊，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，假七義而棄孝慈之實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。惟以素朴先民，民見其見素抱朴，則不敢以文欺物；不以私欲示民，民見其少私寡欲，則不敢以文自欺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竟

1 故為而不恃：『恃』疑當作『恃』。

2 有仁我：『我』疑當作『義』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

息齋道人解

道經下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哉，純純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兮若海，漂兮若無所止。眾

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學不至於無，所學非絕學也。道以無得為得，學以無學為學。使道而可得，皆仁義也。使學而可學，皆名數也。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，以無學為真學。故曰絕學無憂。若未至於無學，則天下之學無窮，得其一而遺其二，得於此而失於彼，則必以得為喜、失為憂，無時而息矣。道之本原，自其本而觀之，則未始不同。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則未必至於大異。且唯之為恭，阿之為慢，方其唯阿之間，則相去幾何。及其為恭與慢，則相去遠矣。嚮理為善，背理為惡，方其嚮背之間，相去幾何。及其與善與惡，則相去遠矣。聖人嘗觀其始，知其本同，故反慢而為恭，反惡而為善，在俄頃之間耳。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，則造於絕學，有不難者，然聖人出而應世，豈能易一世之所欲，以隨吾之所欲；同一世之所見，以齊吾見？人之所樂，吾亦從而樂之，人之所畏，亦從而畏之。但所以異於眾者，眾人荒樂，無央熙熙。然其樂如春登臺，其美如享太牢，其明昭昭然，謂莫我若，其智察察然，謂莫我過。蓋其心實以為樂，實以為美，實以為明，實以為智，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。故心外無所見。聖人心游於道，其應物者，非其實也。故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，忽兮若海，漂兮若無所止。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豈真愚人之心哉！蓋我所異於眾人，識本達原，不流於末，是謂貴食母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孔者，大也。德之大者，其容亦大。道未嘗有容，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。故起以道起，吾不知其起，滅以道滅，吾不知其滅。道之為物，恍惚窈冥而不可常。然於恍惚之中有象，於恍惚之中有物，於窈冥之中有精，則無中無不有也。有中之有，眾以為有而不知有本不實，有中反無。無中之有，人所不知，而不知無中反有。蓋有中之有，有之粗者也。唯無中之有，然後為有中之真。唯其真而不假，故不以有而存，不以無而亡。是謂有信，自古及今，不變不異，其精不去。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，而知群有之所由然，以其體於至無，故能觀眾有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故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歸之。

物不可以終曲，故曲則全。物不可以終枉，故枉則直。窪則必盈，弊則必新，少則易得，多則易惑，此盈虛之至理也。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，以其抱一也。抱一者常與道俱，故不自見，因人之見，不自是，而因物之是，不自有其功，而因人之功，不自矜其長，而因人之長。唯其立於物之獨，而不與物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聖人循理而動，水其不全不可得，以未嘗不全，而又能政曲以養之，其全之也至矣。是謂誠全歸之。

希一實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失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。

時然後言，人不知其有言也。是謂希言自然。若強而言之，如飄風驟雨。雖可以暫於一時，然必有不能繼者。夫以天地之力，不以其常，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。其中自然，知其本無得失也。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，故或得或失，皆信其所至，而吾無容心焉，故同於道亦可也，同於德亦可也，同於失者亦可也。同於道者樂得其道，同於德者樂得其德，同於失者樂失其失，得亦吾不知也，失亦吾不知也。是知謂內重則自信，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，有得有失，自疑之不暇，而況欲人之信己哉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，曰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石無足而立，風無足而行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，行者不知其行也。足不至地曰跂，足越於行曰跨。立而跋，立必不久。行而跨，行鈴不長。古之學道者，必全於天。及其過物而應，不作思慮，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，無使之者。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，則舉動之間，莫知所措矣。是以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，由其有自心也。學道而有自心，是為餘食贅行。夫食者，適於飽。行者，適於事。既飽之餘，葛藟滿前，唯恐其不持去。行不適事，雖仲子之廉，尾生之信，猶可厭也。故食之餘與行之贅，此二者物或惡之。有道者嘗行其所自然，故食不餘，行不贅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，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

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，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，先天地生，不見其始。既不見其始，則不知其終。既無始終，則獨立不改。然雖獨立，未嘗獨立，周行萬物，無所不入，而無有危殆。天下之物，無不由之而出。生生不窮，故可以為天下母。然謂之獨立非獨立，謂之周行非周行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。吾皆莫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名之曰大。謂之大矣，然其大未嘗見，大而嘗化，故曰逝。謂之逝矣，然其實未嘗去，無所不周，故曰遠。謂之遠矣，然其一念之間，無所不具，故曰反。猶其大而能逝，遠而能反，故非大非細，非遠非近，皆不可名，是之謂道。及道降而生物，天地區分，域中四大，自世人言之，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，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。而此言四大，王居一焉，遂以王配道，若無難者。夫以一人之身，喜怒哀樂之節，尚可位天地育萬物，而況於王乎？苟能轉以相法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則王之配道，又何難哉？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聖人終曰行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輕必歸重，躁必歸靜。故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聖人終曰行，不離輜重，無所不至，而不離其本也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。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，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，故若以細故自嬰，則一物足以役之矣，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？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，而躁之病尤甚於輕。蓋輕者役其心淺，而躁者役其心深。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，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，失靜之全。故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跡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算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，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。是謂要妙。

行未有無跡，言未有無瑕，計未有無非籌算，閉未有非關鍵，結未有非繩約。惟得道者，行不有足，故無轍跡；言不以口，故無瑕謫；計不以心，故無籌算；閉不以關鍵，故不可開；結不以繩，故不可解。由其以至常為體，而妙於用常，故能無所不善。常之為道，人人而有，物物而得，既謂之常，則不以人而多，不以物而少。由人與物雖均有常，而失其真常，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。以真常救人，則人無棄人。以真常救物，則物無棄物。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。猶人與物皆有此明。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，故曰是謂襲明。至於襲明，則均於一。惟人無善無不善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；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。不善

人善人之資，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。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，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，雖有多智，祇益為迷。反本還原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朴。朴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

雄動而作，雌靜而處。動必歸靜，雄又歸雌。故為天下谷。白者欲其有知，黑者欲其無知，有知以無知為貴，知白以守黑為賢。故為天下式。榮者我加於人，辱者人加於我，我加於人而人能受，則其益在人。人加於我而我能受，則其益在我。故為天下谷。然道之常，豈有所謂雄雌、白黑、榮辱者哉？曰知曰守者，非常德也。及散而為德，以德自處，若用其雄，用其白，用其榮，則失常德矣。若用其雌，常德不離，歸復于嬰兒。用其黑，常德不忒，復歸于無極。用其辱，常德乃足，復歸于朴。所謂曰嬰兒、曰無極、曰朴者，皆真常也。故真常不可得而知，不可得而守，必使可知可守者，復歸于常，然後為道。及朴散為器，聖人以道制器，然猶不失於道，故用之為官長。官長者，視天下猶官長之，非如家而私之也。故官而不私，長而不宰，是為大制不割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凡物或行或隨，或噓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，是以聖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
聖人體道以為質，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之間，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，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。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，以天下寄其所，寄豈肯強其所無，以失真常之道哉？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，而我始君之，於是有為撓之，以有物執之，而不知其所為者，反足以敗之，其所失者，反足以失之。蓋物之在天下，或自可以行，或止可以隨，或噓之可暖，或吹之可寒，或強而壯，或羸而損，或任而載，或弱而隳。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若必欲為之、執之，使行者為隨，噓者為吹，強者為羸，載者為隳，則雖天且不可，而況於人乎？聖人因其自然，知其所受，受者有不可變，但去其甚、去其奢、去其泰，使可行可噓、可強可載者，不至於過一，而或隨或吹、或羸或隳者，不至於不及，是謂以吾自然，相其自然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兵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

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。是謂好還。兵之不勝其害，未易一二數。使幸而勝，其殺氣之應，地不能使之生，天不能使之和。故荊棘生於屯戰之所，飢饉起於軍旅之後。則其不勝者可知矣。故善戰者，因其不得已，果於一次，而不以是取強。果者，不久之謂也。內持不得已之心，外為一戰之次，故未嘗矜、未嘗驕、未嘗伐、未嘗強，皆由生於不得已也。若得已而不已，兵老而氣衰，猶人壯之必老，是為不道。人之不道，尚猶不盡年而死，而況於兵之實老乎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之眾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兵不可佳而佳，猶人不可殺而殺。故不樂殺人，然後可以言兵。孫吳之論兵，審虛實，辨奇正，其言詳矣。然虛實奇正之本，孫吳未必知之也。老氏曰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。夫以恬淡言兵，誠若不類，然不知恬淡則靜，靜者勝之本也，狂躁則動，動者敗之基也。梁襄問孟子曰：天下烏乎定？曰：定于一。曰：孰能一之？曰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惜其不足以知此。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，有不難者。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，嗜殺人者必亡，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，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。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，不祥之器，有道者不處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。朴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之。知之所以不始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。道常無名，不可得而見，然匹夫得之。朴雖小，天下不敢臣，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。侯王雖大，若不能守，則萬物不賓。蓋能賓之者，在此而不在彼也。譬如天地奠位，雖有高下之殊，然至合以降甘露。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，是天地未嘗不同也。由是觀之，道雖小，不必輕，侯王雖大，不必貴，天地雖判，不必離。雖道散而為物，物各有名，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。惟其未嘗棄物，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，以天猶生之也。故物不以道散而虧，道不以物生而散。譬猶川谷之為雲雨，江海之為浸潤，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，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。若以道觀之，則未

嘗一日而不循環。若以器取之，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知在外為智，在內為明。勝在外為力，在內為強。智與力為妄，明與強為真。入道之門，皆由于此。人所以不能入道者，以自見不明，而為物所勝也。若內明則自不驚外，不驚外則漸能勝物# 1，積日既深，自然入道。凡不足者，蓋有不知我之有也。萬物皆備於我，返照內觀，知取諸一身而足，不亦富乎？知足心生，漸離諸有，有力未全，未能充其所見，必有強志，乃能力行。見清淨根，漸返於道，虛中證實所得不移，無古無今，浩然常住，是謂不失其所，等視死生，有如旦暮。生而不有，死而不亡，是之謂壽。

大道汜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汜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王，常無欲可名為小。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大道汜兮，充滿八極，及其用之，如在左右。萬物非道不生，而道未嘗言其能也。萬物非道不成，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。萬物非道不養，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。方其小，則不見其朕。及其大，則未嘗主萬物。萬物悉歸焉。聖人亦然。終不自以為大，而萬物終無以過之。惟其不取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，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道降而有象，象生則物往從之。愚者往而不返，智者往而不害。往而不返者，失道而從物也。往而不害者，與道俱也。既與道俱，往不離道，無所不安，無所不平，無所不泰。與道為一，心不知道，道不知心。若知道而行，則有不平，有不泰矣。聖人之於形器，如過客之寓於旅亭，暫住而去，未嘗有顧惜之心。苟為欲樂所餌，過客止於所寓，留而不去，未有不為患者。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間，執大象而往，雖從於物，其心常與道俱，味無味之味，視無色之色，聽無聲之聲，用無用之用，即於形器之間，全收道用。此其所以安平泰也。

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，柔弱勝剛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。心之為物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欲以止止之，轉止轉動，聖人知其不可強止，固欲喻反張之，欲弱反強之，欲廢反興之，欲奪反與之。夫欲止動，以止止之，止不可得，必固反之。以動求止，自動觀妄，動已而竭，妄廢真還，自然歸止，後雖欲動，動心不起。心既不起，止亦不生。此聖人喻心弱志、廢情奪欲之道，微而難見，故曰是謂微明。此之微明，既柔且弱，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，以其不離道母也。若離道母，則如魚之脫於淵。魚既不可脫於淵，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。以此示人，人示將有不信者矣。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，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。此《詩》《禮》之所以發冢也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。無名之朴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道自無而入有，始於喜怒哀樂之萌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。極而不返，化化無窮，則愈失道矣。故聖人於其將流，則復以朴鎮之。既鎮以朴，朴亦無名，雖用無名之朴，亦將若不欲。苟有用朴之心，則朴非其朴矣。不欲以靜，民將自正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竟

1 不驚外則漸能勝物：『驚』疑當作『驚』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

息齋道人解

德經上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處其薄。處其實，不處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上德不德，則在仁而仁，在義而義。惟其所之，未嘗執也。下德不失德，則仁之不可為義，義之不可為禮，既已為之，則不可得而變。故上德不失道。道常無為，而無為之之心。下德不失德，德則有為，而有為之之跡矣。上德無為，仁是也。仁近於道，故曰人者仁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仁近於道，故亦無為，亦無以為。降而為義，義者，宜也。以義宜物，則有以為。為不失宜，為而未失。又降而為禮，禮者，理也。以禮理物，苟莫之應，而吾必欲理之，則有攘臂而仍之者。蓋不可得謂之道，可得謂之德，德在人謂之仁，仁不失

其宜謂之義，義以正物謂之禮，故失道而德，失德而仁，失仁而義，失義而禮，自然之次也。自道五降，而至於禮，五降之後，不足觀矣。夫禮由亂而作，因其有長幼，無禮則亂，故立禮以救之。然至攘臂而仍之，則禮亦隨喪。然則禮者，亂之首也。多知不足以為道，由其多之惑亂本真，知不從真，浮妄無實。然則多知者，愚之始者，故禮為忠信之薄，而識為知道之華。聖人處厚不處薄，貴實不貴華，故常不失道本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。天無以清，將恐裂，地無以寧，將恐發，神無以靈，將恐歇，谷無以盈，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高，將恐蹙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不穀，此非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車無車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孔子曰：吾道一以貫之。一者，何也？天之清，地之寧，神之靈，谷之盈，物之生，侯王之正。極其致，無不同。知天之所以清，即知地之所以寧。知神之所以靈，即知谷之所以盈。知物之所以生，即知侯王之所以正。《易》曰天下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。天下何思何慮，言其未嘗不一也。若不知一，則必自異，自異則絕物。侯王絕物，物亦絕之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侯王自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耶？輪蓋輻軫會而為車，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。仁義禮智合而為道，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。賞罰刑正合而為治，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。苟有可執使，其跡外見，貴者如玉，賤者如石，皆可以指名，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天下萬物生而為有，目有反無^{# 1}，然後為道。故曰反者道之動。天下之有皆生於無，有則必強，反強為弱，則可以漸求於道。故曰弱者道之用。反者自有而求無，弱者致無而求道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，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道隱無名，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上士聞道，雖眾人譏詆，不能使之不懃。中士聞道，雖不能無信，亦不能使之無疑。下士聞道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使之不笑。蓋膠於有者，天下皆是，彼方以有為實，今遂告而有之非實，而無之為真，其誰不疑且笑。故不笑不

足以為道，亦理之當然，不足怪也。上士之勤，非能勤也，有見而勤。下士之笑，非故笑也，無見而笑。上不至於勤，下不至於笑，不能無見，而又不能信其所見，雖使之不疑，不可得也。古之立言，蓋有之矣。明道者自明，非色之明，外不得而見其明，故曰其明若昧。進道者自進，非力之進，外不得而知其進，故曰其進若退。夷道無所不平，彼以彼之平，猶吾平也，故曰若類。上德無所不容，彼雖恢奇譎怪，而吾以一視之，故曰若谷。大白不汙其性，苟性不汙，和其塵皆可也，故曰若辱。廣德必有見於大，苟見於大，雖欲使之息，不可得也，故曰若不足。建德者內立自性，自性有立，則接物必簡，故曰若偷。質真者不循於外，外不徇則惟吾所之，故曰若變。大方無隅，非康隅可得而察也。大器晚成，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。大音希聲，非聲音可得而知也。大象無形，非形器可得而執也。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，以議吾之跡以實昧、實退、實類、實辱、實偷、實淪，其不侮笑者幾希矣。蓋大道無名，隱而不可見，至其貸以曲成，乃其小小者爾，非其實也。上士知其無名，略其貸而識其大，故亦不可以議其名。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，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惟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道生一，方其為道，則一亦未生。一既不生，則安得有二？無二則一不散，故所以謂之不二，言其未有一也。及其有一即有二，有陽即有陰。有陰有陽，則又有陰陽之交。故有二則有三，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。萬物抱陽一也，負陰二也。陰陽交而沖氣為和，三也。萬物孰不具此三者。然要其本，則必歸於道。道者，未有一之謂也。由其本生於道，故末而不失道，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，蓋損之生益也。物之強梁者不得其死，蓋益之生損也。夫惟損益同源，故自損則必益，自益則又損。聖人未嘗益，而自以孤、寡、不穀為稱，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，是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亦其應世之跡，不得不然歟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物本非物，堅者偽體也，雖天之至堅，其極必歸於無。今天下之至柔，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，況於無之真，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？故無有能入無間。無間者，蹈水火、入金石，其精不亡之謂也。無為之為，其為以道。不言之教，其教以天。故無有能及之者。

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名不親於身，貨不多於身，得不償其亡。而世人每責於名、溺於貨，徇於得者，由其無所見也。我愛于物，愛多則我費，物藏于我，物眾則我勞，小則辱，大則危，有不可勝悔者。君子則不然。知物之備於我，自反而足，故於外無求，雖欲辱之，不可得也。知吾之所止，止於至道，故非道不為，雖欲為之，不可得也。是以為常，常故能久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。清淨為天下正。

成與缺，沖與盈，直與屈，巧與拙，辯與訥，皆物之形似者也。惟道無名，以形求之，皆不可得。故雖成若缺，雖盈若沖，雖直若屈，雖巧若拙，雖辯若訥，蓋其成不以形，其盈不以器，其直不以壯，其巧不以心，其辯不以口，故世以形似求之，皆不可得也。蓋世之言道術，未有不偏，如躁勝寒，而不可以勝熱，靜勝熱，而不可以勝寒。要其各有所止也。惟清靜無為，雖不求勝物，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。故曰清靜為天下正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六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出三求天地者，求其形也。天地不可以形盡，而可理盡，故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若知其理之在此，則雖閉戶可也。聖人知不在形，故不必行；名不在色，故不必見；成不在事，故不必為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天下有道，則能使兵為民。天下無道，則能使民為兵。人能知道，則能使色為空。人不知道，則能使空成色。可欲者，愛也。不知足者，取也。欲得者，有也。由愛生取，由取生有，眾有橫生，遂為無窮之咎。若知取不必外，是謂知足。知足則無不足矣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則無不為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為學所以求知，故日益。為道所以去妄，故日損。知不極則損不全，故曰

益者，所以為日損也。若損之又損，妄去直全則無為矣。至今無為，則凡有為未嘗不無，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。及其無為之至，雖取天下而有之，尚猶不見其事。若以有事取之，取一物尚不可得，而況今取天下乎？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在天下，怵怵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甚矣，心之為天下害也。莊子曰：賊莫大於德有心，而心有眼。蓋心之為物，潛天而天，潛地而地，無遠不至。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，分別心生，妄有所見，遂喪其全。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。聖人之心，常與道俱，道無所不在，吾心亦無所不在，故無常心。及其出而應世，知其相從於妄，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。善而吾從而善，不善亦吾從而善，於天下無不善，是謂德善。信亦吾從而信，不信亦吾從而信，於天下無不信，是謂德信。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，穿鑿取與，不見大全。故每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，而不知其非明也。聖人皆孩而畜之，使不為非明所亂。然則非明者，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？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動之死地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，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性無生死，出則為生，入則為死。有生則必有死，有出則必有入，物之所不能免也。今以一人之身言之，自少至壯，生之徒者也。自壯至老，動而之死者也。自老至死，死之徒者也。若以十計之，則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動而之死者十有三。人自壯以上皆趁於死，是生之徒止有十三。自動而之死以至死之徒，合十有六。凡如此者何也？以其生生之厚也。自愛其生，而不愛物之生，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為也，猶其生生愈後，故其趁死愈速。善養生者則不然。知生無生。既知無生，則死不可得。死不可得，則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爪，兵無所容刃。雖有生亦不生，既知不生，則知所謂不死矣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物非道不生，非德不畜，自其有形，以至於勢長，莫不以道德為主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至於此極矣。然不自尊其尊，不自貴其貴。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

也，莫之命而常自然。自然而生，自然而畜，凡所以長育成熟，以至于養之覆之，莫非自然者，由其自然。故未嘗望物之報，生不辭勞，施不求報，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知其母，復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道為物母，物為道子。古之得道者，能使子母不離，而道物為一。蓋物從道出，物不異道，子從母出，子不異母。物不異道，而世欲棄物以求道，子不異母，而世欲棄子而求母，本不異而自異之，是以終不得而一也。使人知物即道，子即母，知之守之，則左右逢其原，有不難者。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，以人開其兌也。兌者，突也，穴其突以濟其欲，心蕩而精衰，則物隨而喪，必閉其兌，塞其門，神不外出，旋元自歸自然，子母不離，道與物一矣。古之至人，保其身而身存者，用此道也。人之息在於不謹其小，不養其微。若自小而謹之，自微而養之，雖小必明，雖微必強。故曰見小曰明，知柔曰強。明者，本也。光者，明之所自出也。元明為本，其末分而為視、為聽、為覺、為觸者，皆其光也。道自本流於末，學自末求其本，故曰用其光，復其明，是謂襲常。常即本，明光自明而光，今以光歸其明，故曰襲常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道不在知，知者邪思也。真道必明，明而非知，知不可及，故施之不盡，用之不窮，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，而行大道，所知有限，而道無窮，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，是謂惟施是畏。蓋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好徑者，知之為賊也。使行於無知，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，豈不蕩然廣大，心逸日休哉。後世不然，朝甚除。除者，治也。除治其朝廷，則外飾者至矣。田甚蕪，則心不治。倉甚虛，則行不修。方且服文彩以眩人，帶利劍以威眾，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，是謂盜跨。如此則去道遠矣。

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建事功者，事適即已。懷財利者，利散即亡。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

，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。聖人以真道修身，推其餘以治家，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。然聖人以身觀身，而意不在一身；以家觀家，而意不在一家；以國觀國，而意不在一國；以天下觀天下，而意不在天下。各隨所寓，因以所寓而觀之。在《易》之觀曰：觀盥而不薦，有孚顯若。下觀而化，盥而不薦，以誠而不以物也。其效至於下觀而化，所謂以天下觀天下，則下之化之，有不疾而速者矣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此篇言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，詳其本文前後皆然赤子。然以此三物為不害赤子，世固疑之。子由嘗云：虎畏不懼己者。東坡云：世未有見虎不懼。則斯言有無，無以見之。又言：有婦人置二兒沙上，而洗衣於水，虎自山上馳來，二小兒戲沙上自若，虎以首抵觸，庶幾一懼。而兒癡不知怪，虎亦卒去。所謂猛獸不據，豈若此耶？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，陽無欲而自作，號終日而不嘎，是孰使之然哉？由其氣全精一，和之至，陽之極也。人能養其氣，致其和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，是之謂常。常者，物之自然，非有能作者，知常為常，是之謂明。知明為常，明而益明，是謂益生，益生曰祥。心能使氣，氣不役心，強不在物，是為直強。凡物壯則必老，自壯以往，失嬰兒矣。孟子曰：大人者，不失赤子之心者。夫失赤子之心，皆為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。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。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世之所有，皆為夢境，故知者不言，知言之未盡也。世之昧者，以夢為實，譊譊誦說，終不離夢，故言不知，由其見之未至也。塞其兌，謹其出也。閉其門，閑其人也。挫其銳者，治其內也。解其紛者，理其外也。和其光者，抑其在己也。同其塵者，隨其在物也。無出無入，無內無外，無己無物，是謂玄同。既得其同，謂之親而遠，謂之疏而近，謂之利而不喜，謂之害而不懼，謂之貴而不高，謂之賤而不下。凡物不足以名之，故能為天下貴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：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

欲而民自朴。

我以正治人，由人之本正也。以奇用兵，由兵之本奇也。以無事取天下，由天下之本無事也。凡我之應物者，豈以我哉？亦由物而已矣。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，中國為一人者，由其治自心出也。我多忌諱，則禁防必設。禁防既設，則民安得而不貧。我以利示民，則民多趁利。民既趁利，則國安得而不昏。我以巧示民，則民多技巧。技巧既勝，則奇物安得不滋。我以法治民，則民亦竊法以自便。上下相冒，則盜賊安得而不多。聖人示以無為，示之以好靜，示之以無事，示之以無欲，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，故曰民猶草也，草上之風必偃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，其無政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詖。人之所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害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其政悶悶，若無求於民，而民不以巧應上，故其民醇醇。其政察察，若有得於己，而民以巧求免，故其民缺缺。天下之事，禍福之相為倚伏，所從來久矣。政悶悶者，無得在我，而有得在民。政察察者，有失在民，而有得在我。我得則彼失，我福則彼禍，故自然之理也。昧者不知理道之正，專以察為明，以求僥倖之福，遂使正復化而為奇，善福化之而為詖。人之迷，其日久矣，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賞罰刑政，蓋有設而不用其極，則能使其奇者反而為正，詖者變而為善。故曰教化之行，引中人納於君子之域；教化之廢，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。此不可不知也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竟

1 目有反無：『目』 疑當作『自』 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

息齋道人解

德經下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以早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為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外以治人，內以事天，皆莫若嗇。嗇者，無所不音之謂也。謹與內，閑與外，內心不馳，外心不起之謂音，故能早服。內服其心，外服其形，寂然不動，則德有所積。積於不積，則無不勝。無不勝，則無不治。雖有國，猶可也。人知其可以有國，而不知可以有國者，猶其有本也。本積既厚，則其塵垢糠粃

猶將陶鑄堯舜，況其下者哉？此所謂深根固蒂，治人事天之道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治國者，聖人之餘事，不啻如烹小鮮。雖恢奇譎怪，道通為一，故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使鬼而有神，凡恢奇譎怪，皆化而為道，道豈有傷人者乎？本欲吾不傷人，故其幽至於鬼神，皆不能以神傷物。大而政治，幽而鬼神，兩不傷，故人鬼之心交歸焉。非至德其能如是乎？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天下之交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國大而能降以求物，則物必交歸之。牝以靜而下物，故牝常勝牡。以大國而下小國，則必得小國。以小國而下大國，則鈴得大國。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，小國或下大國而取。取者，各獲其心之謂也。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，小國不過欲事大國，夫如是而後，兩者各得其所。孟子曰：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故大國尤宜為下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，萬物之奧。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日以求得，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奧者，藏也。道為萬物之所貴，如奧之能藏物。賢者以道為寶，故樂得其得。不賢者非道莫保，故樂免其罪。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，無使之者。故言依於道，則其美可市；行依於道，則其尊可加於人。苟非人心之自然，則言而不從，行而不應矣。由人各根於道，不幸而陷於不善，則聖人亦何忍棄之，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非苟利其富貴也。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，還以斯善道之而矣。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出一善言，建一善行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，則其利豈小補哉？由其以道覺民，是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。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，則亦足以自免於惡，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？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為無為，則己不勞。事無事，則人不煩。味無味，則物不費。世所謂大小多少者，以形言也。聖人遊於形器之外，故大小多少，等而為一。夫大小多少，尚等而一之，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？吾所為所施者，惟德而已，豈知其有所怨，豈知其有所報者哉？既無恩怨報施之別，又無大小多少之異，其於天下之故，豈有心於為之哉？事必求易，大必由細。自易而往，則難者亦易。自細而行，則大者亦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而大必歸之者，由其無心也。惟其無心於事，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。豈若世之小夫己未為而先諾，事至而多易。先諾則又寡信，多易則必多難。聖人於事未至，則常若難之。非難之也，不以我必於物，故若難之。惟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知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聖人常安其所安，故其安無不安，而其持無所持，故曰易持。以不持持其安，儻有微心之起，自其未兆而謀之，自其脆而破之，自其微而散之，故無有撓其安者。由持其安於未有，治其心於未亂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，九層之臺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，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。累日益去，善日益積，而聖人未嘗知也。若有意為之，即為敗之。有意執之，即為失之。由其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，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。方其始，若無所容其勤，及其終，又不免於怠。皆為之執之之咎也。使其始不為，其始不執，則求其勤且不可得，而況於怠歟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。也。惟聖人以不欲為欲，難得之貨。所謂難得者，不必金玉也。身外之物，皆難得矣。眾人目過於色，耳過於聲，吾以不學為學，收視反聽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道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夫豈有為之、執之病哉？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，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。然後乃至大順。

夫所謂者，不在耳目聲色之間。而世人目視非色，耳聽非聲，為聲色之所留礙，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。今遽告人曰：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。故道非明民，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。夫民之愚，留礙於聲色，不知自解。吾方示之以無為，示之以澹泊，且猶未悟，而況欲以智示

之歟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，智不以正，其智為邪。今吾未能覺其邪，而又以智示之，是反開其偽也。故以之治國為國之賊。儻行其所無事，而不開民之機心，機心不生則純白備，謂之一國福，不亦可乎？上之所行，下之所效，未有我靜而彼動，未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。是楷式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由其與物反是，故不可明民。由其與道合，是故謂之大順。

江海所以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以其言下之。欲先民，以其身後之，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，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，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，能以身後民，非忘天下者不能也。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，不知其有君也。處民前而民不害，不知其有民也。惟其上下相忘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蓋吾之所取者，非民之所爭也。無為之為，天下且不見其朕，況欲與之爭乎？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，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肖者，以形求也。若以形求大，雖至於天地，要其所止也。天下皆為我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。若有其似，則吾亦一物，其細已久矣。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，猶有三寶持而保之。此其所能用大也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此三者，非所以為大。然用大者，皆莫加焉。夫大不可以形求也。大不以形而全其用，故其大有不可測。夫唯慈，然能救物# 1。物失其所，雖蹈水火，赴白刃有所不辭，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。夫惟儉，然後能施。蓋吾之所欲者愈寡，則其所施者愈博，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。夫惟不敢為天下先，然後遇物而不折。蓋不為先，則所為者皆應而已。應而不先，動不自我，我雖動而人不怨，非興事造作者所能及也。勇依於慈，故其勇不竭。廣依於儉，故其廣莫窮。先依於後，故其先莫敵。使徒用其勇，徒用其廣，徒用其先，則不終朝其死矣。夫兵者，不祥之器。苟非以慈為本，救民於水火之中，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慈焉，吾未見其可也。吾以慈救民，則天亦將以慈衛之。

善為事者章第六十八

善為事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

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

聖人身且不有，而況於爭。由其不爭，凡所應物者，皆其不得已也。故為士則不武，當戰則不怒，勝敵而不必與之爭，用人而不必加其上。故能以德服人，而人亦樂為之死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

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衛靈公問陣於孔子，孔子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至於自言則曰：我戰則克，祭則受福。孟子亦曰：今之諸侯，苟行王政，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，率其子弟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。孔孟之言不過如此。老子曰：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又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推此而言，亦孔子之謂，未聞孟子之為王政也。至於不得已而用兵，則若無足而行，無臂而攘，無敵而仍，無兵而執。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，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。聖人之用兵，每不得已。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？若我輕敵而又為之，則是兵端自我，苟有不勝，則民不直其上。故以兵相加，抗日持久，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稀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大道甚易知易行，而亦難知難行。所謂易知者，無道可道，無學可學，無為可為，無事可事，豈不甚易知、甚易行者哉？然至道不可道，而言語皆非；學不可學，而心動即偽；為無為，而寂然不為者未必是；事無事，而終日事者未必非。此其所以為難，而天下莫知莫行也。蓋聖人言有宗，事有君，故言在此而義在彼，事雖是而心不同。知言之宗，則言之差殊不同也；知事之君，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。夫惟人之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夫唯不我知，此我之所以為貴。使我之知不出於眾之知，則為我者亦不足貴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知者逐物，故多偽。不知者返本，故近真。人能知不知為近真，知知為多偽，則為上矣。儻不知知之為偽，而徒益其知，則是以病為藥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。惟知知之為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所以不病者，以其知之也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
夫欲人之畏愛者，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。聖人足於內，視人之喜不加益，其不畏不加損，是以皆與之無為。蓋居物之上，使人畏己者易，使人不畏己者難；使我忘人者易，使天下兼忘我者難。民不畏威，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。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？聖人之遇物，隨所遇而安。故不狹其所居，不厭其所生。蓋知其所居所生者，皆非其實也。我惟自厭，故生亦莫吾厭，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，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。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，則狹其所居，厭其所生，有不能一日安矣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古。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繹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人皆知勇於敢，不知勇於不敢。勇於敢者，蹈白刃也；勇於不敢者，蹈中庸也。故曰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以兩者較之，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，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。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。輕於用勇，人之所嫉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雖聖人猶難之，況眾人乎？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繹然而善謀。猶其惡於用勇也。人自知其天之未勝、天之未應、及來之未至、謀之未定而言之，則強者或得，勇者或勝，蓋有之矣。要其後而徐觀之，然後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也。

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為治也。民不畏死，吾奈何以死懼之。使民果畏死，有為奇者，執而殺之，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。然愈殺而愈不可禁，則刑之不足恃也。秦人用法嚴，其網密，而姦宄不勝。漢用法疏，網漏吞舟之魚，而天下歸於漢。此亦足以見矣。天道福善禍淫，是有司殺者，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。若必欲代司殺者殺，如代大匠斲，未有不傷手者也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上多取則下貧，上有為則下亂，必然之理也。我欲厚其生，則不顧人之生，我厚而彼薄，彼安得不輕死。聖人之於生，蓋不得已。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

也，豈肯厚吾之生，而奪人之生哉？是之謂賢於貴生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，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，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、剛強之必死。柔弱雖非所以為道，而近於無為，剛強雖未離於道，而涉於有為。無為則去道不遠，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，則益遠於道矣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人之道，則不然。損不足，以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惟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哀多以益寡者，天之道也。哀寡而益多者，人之道也。惟聖人又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，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，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，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歡其賢，唯有道者而後如此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水無情，尚以柔勝，而況於物之有情乎？書曰：爾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予一人有罪，無以爾萬方。三代嘗以是德民矣。此之謂受國之垢，受國不祥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怨之不可以和，猶火之不可寒，水之不可熱。若強和之，亦必餘怨。以此為善，皆未足也。是以聖人治天下，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，恩怨取於吾何心哉？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。苟有不合，不強其所無，不責之也。聖人之治天下，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，彼覺有契自合其合，而吾無容私焉，若必欲強通之，是司徹，非司契也。天道亦然。天道無親，常不失善，蓋亦司契而已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無所乘之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小國寡民，則什伯之才用。什伯之才用，則大者棄矣。民輕其生，則遠徙而不顧，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為矣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

，則雖有舟車無所用，雖有甲兵無所陳，復結繩而治之，猶可也。使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各安其安，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，必其衣食足而無求，然後可以至此也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己愈有，既已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言之信者不必美，美者未必信。言之善者不必辯，辯者未必善。知之正者不必博，博者未必知。聖人於道，無分毫愛惜之心。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，而疑人以為未必信、未必善、未必知，或溺於美，或惑於辯，或流於博，皆不能有得也。豈知聖人於道，如海之大，施而不積，既以為人而己愈有，既以與人而己愈多。恨世之人器量之微，求於我者狹，不足以與之也。亦如天焉，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。故曰乾始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

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竟

1 然能救物：『然』後疑脫『後字』。